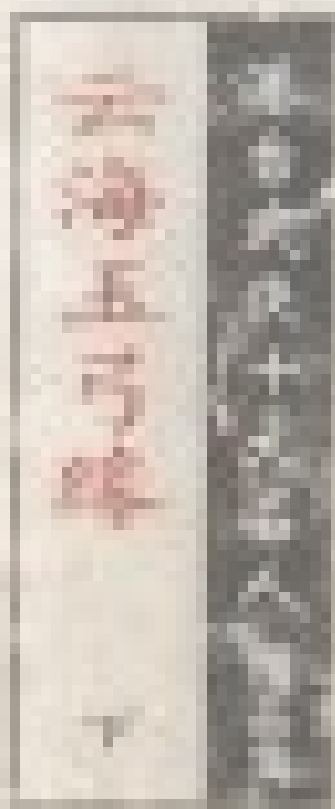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精品集

云海玉弓缘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上海五洲大藥房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

精品集

# 云海玉弓缘

下

(香港)梁羽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海玉弓缘**

**【香港】梁羽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汉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28印张 6插页 693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

ISBN 7—80605—734—X/I·639

(上中下)定价：39.2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公司质量部对换

(邮政编码：721003)

# 目 录

- 第三十六回 惆怅深情如梦杳 ..... (589)  
暗伤心事付东流
- 第三十七回 暗系赤绳为月老 ..... (605)  
徒教残泪湿红妆
- 第三十八回 柔肠寸寸情难断 ..... (620)  
剑气森森祸未消
- 第三十九回 暗室除奸惊辣手 ..... (638)  
冒名求禄显神功
- 第四十回 庆功宴上灾星至 ..... (657)  
比武场中敌胆寒
- 第四十一回 一剑诛仇寒贼胆 ..... (672)  
双魔火并慑群雄
- 第四十二回 神功力斗修罗掌 ..... (690)  
妙药难消往日嫌
- 第四十三回 解困扶危闻恶耗 ..... (706)  
伤情怀旧上襄阳
- 第四十四回 渺渺芳踪无觅处 ..... (723)  
重重疑案费思量
- 第四十五回 玉女深情怀旧友 ..... (739)  
金牌有命护同门

第四十六回	诀别魔头留秘笈 重来浪子负芳心	..... (756)
第四十七回	专使驰书少林寺 正邪大会千嶂坪	..... (776)
第四十八回	唐晓澜巧使天山剑 孟神通大展阴煞功	..... (792)
第四十九回	千重剑气消魔焰 一片柔情断侠肠	..... (807)
第五十回	贺礼送来成祸害 灵丹难觅费思量	..... (824)
第五十一回	红烛未残妖女至 冰峰较技掌门危	..... (843)
第五十二回	佳偶竟然成冤偶 多情却似反无情	..... (866)

### 第三十六回

## 惆怅深情如梦杳 暗伤心事付东流

松石道人也是大为诧异，问道：“冯老前辈，刚才在我们昏迷的时候，你没有来过么？”冯琳道：“没有呀！嗯，你我门派不同，我纵比你们多活几年你也不必拘礼，前辈长前辈短的叫得令人起鸡皮疙瘩。”要知冯琳虽然年近六旬，但容貌还似四十许人，而且还似少年时候的一般任性，最不喜欢别人说她年老。

松石道人怔了一怔，讪讪说道：“这么说，暗中将我们救醒的乃是另有其人了。”冯琳道：“当然是另有其人，快说，快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松石人道：“天黑之后不久，我们听得外面好似有厮杀的声音，我正想挣扎起来，忽觉得一股极为奇怪的香气，令人筋酥骨软，甚为难受，那香气与现在留在室内的香气，气味大有不同。”冯琳道：“我知道，你们最初闻到的气味，那是魔鬼花的香气。”心想：“松石道人在武当派中，武功仅次于雷震子，怪不得他吸了魔鬼花的香气，居然还能够挣扎。”

松石人道：“我用力挣扎，却软绵绵地爬不起来，大殿里毫无声息，静寂得令人心悸，周围一看，师弟们都全已闭了眼睛，好似昏迷过去了。我心里一慌，又吸了两口魔鬼花的香气，登时也觉得头晕目眩，迷迷糊糊中，不久也就完全不省人事了。”

冯琳心想道：“要是在那个时候，有敌人闯进殿来，那真是不堪设想。我也没有脸皮再见雷震子和痛禅上人了！”

松石道人续道：“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又忽觉得有一股清香，沁入肺腑，而且身体内似有一股暖流流过，非常舒服，迷糊中好似觉得有人在我的身旁，但到我能够睁开眼睛时，却什么人也没有瞧见。没有多久，师弟们也一个个的先后醒来，说起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受伤的地方也不觉得疼痛了，试一试，大家的功力都恢复了四五成。这时我们已清清楚楚的听得外面有呼喊奔跑的声音，情知定是有敌人进了观中，因此我们布好九宫剑阵，准备敌人若是闯到这儿，也可以抵挡一阵。想不到你老，嗯，是冯女侠进来，冒犯了冯女侠。偷入观中的敌人想来都已被冯女侠赶跑了。”

冯琳面上一红，心里暗呼：“惭愧！”说道：“这是天山雪莲的香气，想是你们昏迷的时候，有人将碧灵丹纳入你们的口中。这个人是谁，目前我也难以猜度。好在你们都己能够走动，咱们且去寻觅痛禅上人和金光大师，见了他们，谅可知道一点端倪。”

冯琳率领他们追赶大队，一路上猜疑不定，要知用天山雪莲做主药制成的碧灵丹，只有天山派才有，她因为身上仅有三颗，受伤的有十二人之多，不够分配，所以没有给他们服用。心中想道：“难道是晓澜和我的姐姐来了？要不是他们，谁能有那么多的碧灵丹？可是若是他们，又怎会不肯出来与我相见？他们都是素来不苟言笑的人，更不会与我开这么大的一个玩笑。”

冯琳枉是一世聪明，只因为她认定金世遗已死，一时间也没有想到金世遗身上。原来金世遗从荒岛回来之后，曾上过天山一次，暗中探望李沁梅，他在天山上逗留了三天，谁也没有发现。在那三天里，他偷看了李沁梅几次，每一次李沁梅都是和钟展在一起，他察觉了钟展对李沁梅的情愫，也察觉了李沁梅对自己虽然仍是一往钟情，但对钟展亦是亲如兄妹。从他们二人的感情看来，可以预料：只要自己不露面，李沁梅不知道自己仍然活在人间，日子一久，他们二人也并非不可能成为爱侣。正因为金世遗有此一



念，所以在邛山比武大会上，他暗助江南，暗助冯琳，暗助冰川天女……却始终不肯现身与孟神通相斗。

他在天山三天，顺便也采了十几朵天山雪莲，制炼了三十颗碧灵丹，想不到今日派了用场，救了武当派众弟子之命。

冯琳追上了大队之后，与痛禅上人一谈，才知道女儿并不是他们所救，唐晓澜也没有到来，暗助他们的人是谁，大家都猜想不出。谷之华、李沁梅和钟展这三个人的遭遇如何，成为了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但大敌当前，容不得他们从容查访，冯琳也只好跟随大伙，先到嵩山少林寺安顿下来。

谷之华经冯琳用了红教的“归藏解穴神功”给她解穴，虽然没有立即见效，但却刺激了她的神经，令她在全无知觉的状态中有了一丝知觉，陷入一种朦胧的昏迷梦境中，梦中似乎长出了两只翅膀，在云雾里御风飞翔。

朦胧中忽地又觉得似乎是金世遗走到了她的身边，而且似乎在轻轻地抚摸着她，有说不出的舒服，顿然间气血流畅，四肢百骸都好像蓦然间松散开来，谷之华醒里梦里都在想着金世遗，这时一旦有了知觉，自自然然的，眼睛未曾睁开，就在低声唤道：“世遗，世遗！”

忽听得一个极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唤道：“之华，不错，是我！”

谷之华心头一震，眼睛倏地张开，出现在她眼前的果然是金世遗，这刹那间，她竟不知是真是梦，但觉得金世遗紧紧握着她的手，柔声说道：“你别害怕，是我，我没有死！”

谷之华不自觉的也紧紧握着他的手，是的，她心中的确是在害怕，但并非害怕金世遗是鬼，而是害怕眼前的不过是个幻影，怀疑自己还是在恶梦之中呵！

渐渐地感到了金世遗手心的热力，听到了金世遗心跳的声音，她感到了她所触及的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既非梦境，亦非幻影！

谷之华一片茫然，低声问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又怎么会在我的身边？他们呢？他们都到哪儿去了？怎么只有你我二人？”

金世遗道：“这是一个山洞，你给孟神通点了穴道，他们将你送回玄女观疗治，我悄悄将你带出来，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

谷之华定了定神，神智也渐渐清醒过来，刚才的情景，一幕一幕的在她心头掠过！

在她的眼前，出现了刚才恶斗的场面，她的父亲像凶神恶煞的要伤害她的掌门师姐，在那最紧张的关头，她跳出去拦住了她的父亲，她记起了她和父亲的问答，她的父亲拒绝了她的调停，刚变得慈和的眼光又充满了杀气……她记起了自己拔剑自杀，最后的一幕情景是：李沁梅尖声叫唤，向她冲来。

谷之华心中想道：“啊！原来我没有死，我给他、给他点了穴道。呀，老天爷，你为什么不让我死去？”霎时间但觉心乱如麻，肝肠寸断！

金世遗忽地感到她的掌心一片冰冷，急忙安慰她道：“之华，一切都过去啦，当它是一场恶梦吧，天可怜见，教咱们今日重逢，从今之后，咱们永不分开，那一些不相干的人，也就不必再去理会他们了。”

就在这时，远远传来了一声啸声，谷之华不禁又是心头一震，那是她父亲的啸声。原来这个时候，正是孟神通杀出重围，逃下邛山的时候，他用啸声和他的徒弟联络。

金世遗听到孟神通的啸声，亦是心头一震，从这啸声中他听出了孟神通已是元气损伤，但却并非伤得严重。这刹那间，厉胜男的影子也突然在他脑海中浮现，孟神通伤得不重，那么厉胜男将是如何？会不会两败俱伤呢？

可是，此时此际，却不容得金世遗分心去挂虑厉胜男了，他握着谷之华的手，忽觉她的手指颤抖，方自一怔，谷之华已摆脱了他，金世遗愕然望她，只见她的面色苍白得令人心悸！

谷之华这次上山，本来是对父亲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能以父女之情打动孟神通铁石的心肠，想不到竟是如斯结果！

孟神通的嘶声已听不到了，可是这嘶声却像激起千丈狂涛，令她本来就不宁静的心湖，更是思如潮涌。

金世遗劝她把过去当作一场恶梦，可是现在恶梦并未曾过去，山洞里虽然宁静和平，但可以想象得到，邛山上仍是一片腥风血雨！

最难过的是：她现在无法预料这“恶梦”将是如何结局，掌门师姐的生死如何？各派宗师将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她父亲的命运又将落得怎样收场？调解已经失败，武林的大劫无可挽回，后果如何，她简直不敢设想，只有一样是她可以预感得到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不论是哪一种收场，都将令她终生抱恨！

谷之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现在又从清醒中陷入了混乱，本来她已经是较一般的女子坚强的了，可是任凭她怎样坚强，也受不住这样沉重的打击！

最初与金世遗相见的欢愉，掩不过她心头的创痛，火热的心情冷下去了，越来越冷，冷得令她对爱情也几乎失去了感觉了。试想这样的情感下，谷之华哪还能够与金世遗细诉衷情，接受他的轻怜蜜爱？

两人默默无言，金世遗从她的眼光中也感到她内心的哀痛了，但是用什么言语去安慰她呢？

月光透进山洞，夜已深沉，午夜的寒意更加重了心头的寒意，谷之华咬了咬牙，心中想道：“我今天侥幸没死，但已把自己当作已经死去了。我要选择一个什么人也没有到过的地方，什么人也不见面。”

金世遗再一次地抓住了她颤抖的手，沉声说道：“之华，你今天所做的一切我全都看到了，你已经尽了你的力，武林的劫难无法消弭，这不是你的罪过。”他本来想说：“你所做不到的，我将

代你去做。”但一想自己所能够做的是什末？最多是帮助厉胜男杀掉孟神通，这件事他可以暗中去，但却怎能当着谷之华的面说出来，令她已受创伤的心灵更多受一重刺激？但这样一来，他对谷之华的安慰，也是变得一片空虚，毫无力量。

谷之华缓缓抬起头来，说道：“世遗，多谢你今天救了我，尽管你不救我也许更好一些，我还是一样感激你。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今日得见你一面，我已是心满意足，不敢也不想再奢求了。嗯，你走吧！”

金世遗扣着心口，颤声说道：“之华，你、你去哪儿？你可记得你师父临死之前，将玄女剑谱郑重地交托给你，要你继承她的衣钵？这是你曾经告诉我的。你也曾经说过，不论你受了什么委屈，也不能辜负你师父十年来对你栽培的心血！”

谷之华心头一震，她当然记得，这一段话乃是上次邛山大会，自己被曹锦儿逐出门墙之后，为了表白自己的心情，向金世遗所说的。但那时所受的委屈，比起今日的遭遇，那又算不得什末了。她不知道外面闹得如何，也不知道在她昏迷的时候，曹锦儿已经当众宣布，允许她重列门墙，心中只是想道：“这次各派门人，不知有多少人要死伤在我父亲手下，邛山派和他的冤仇最深，死伤的也定然最多，我虽然侥幸未死，但还有何面目再见同门？”

不过，金世遗这几句话也对她发生了影响，过了半晌，只听得她低声说道：“世遗，多谢你提醒我，你放心，为了师父，我会活下来的。好啦，你不走，你就让我走吧！”

金世遗心情激动之极，大声说道：“为什么咱们不能同在一起？你若是不愿意再卷入漩涡，我和你到一个荒岛上去，在那里，什末人也不见，什末事也不用理会。咱们可以用毕生之力，将师父的武学整理发扬，待到晚年，再选择有缘的弟子，这不好么？”

金世遗所说的正是她所想的，她心中一动，不自觉地停下脚步，但转瞬之间，另一个念头又升起来，她想到了李沁梅，“我如

今已是万念皆灰，只是为着师父才活下来，我何苦成为他们的障碍？”

但见她紧闭双唇，神情冷漠之极，轻轻地推开金世遗，就走出山洞。她没有再说半句话，金世遗已经知道她的心意已决，无可挽回了。他被她那冷漠的神情所吓着，不由自主地挪开了身体，让谷之华从他的身边溜过。他不能说服她的心，即算强留着她的身体又有什么用？

谷之华走出山洞，一片茫然，心中不住地在问自己：“我应该到哪儿去？”忍了多时的眼泪忽然滴了下来。金世遗听到她的哽咽的声音，追了出来，大声叫道：“谷姐姐，你等一等，这不行啊！难道咱们竟然就这样永远分手？啊，你待我想一想吧，我还有话要和你说呀！”

他仅仅差一步就要追上了谷之华，忽听得一声凄厉的叫喊，似是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抬头一看，只见侧边一棵大树底下，一个黑衣女子披头散发，瞪着双眼，直望着他，恰似一个幽灵！

金世遗大吃一惊，他只差一步，就要追上谷之华，脚跟已经离地，但这一步却似突然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阻住一般，竟然跨不出去！

这黑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厉胜男！

但见她瞪着眼睛，一滴滴血珠从嘴角流出来，脸上的肌肉绷紧得几乎变了形貌，这显然是受了重伤，正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厉胜男忽然一个幽灵似的，在这个紧要关头出现，而且竟然受了重伤！

当孟神通和各派宗师比武的时候，金世遗本来是和厉胜男同在邛山顶峰埋伏，伺机报仇的。他之所以放心离开厉胜男，让厉胜男一个人向孟神通算账，一来是因为那个时候，孟神通正在和金光大师比拼内力；二来是乔北溟所留下的三宝，厉胜男已有其二，她身上穿的是宝甲，手中又持有可以断金切玉的宝剑，金世

遗因此断定，她的偷袭纵然不能得心应手，也决不会有什么危险。何况场中还有痛禅上人、金光大师等一班武林宗师。而他急着要去救谷之华，所以将宝剑交给了厉胜男之后，就放心离开她了。

想不到此时此际，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厉胜男重伤浴血的形象！

这刹那间，金世遗不由得突然感到一种内疚，后悔自己不该轻率地离开她，让她单独去斗那武功绝世的大魔头！

前面是他所要追赶的谷之华，后面是伤重待救的厉胜男，这刹那间，金世遗端的是心乱如麻，不知何去何从？

这时分，哪容得他片刻踌躇。就在这片刻之间，谷之华已转过山坳，没入丛林，连背影也看不见了。

金世遗叹了口气，他知道，谷之华这一去，从此之后，是再也无缘重会的了！

他回头过来，走到厉胜男面前，只听得厉胜男恨恨说道：“我以为你有了别人，从此不再理会我了！”话未说完，一大口鲜血又喷出来。

金世遗道：“你别动气，伤好了再说。”一摸她的脉象，先是吃了一惊，忽地又恼又气，叫道：“你，你怎么用这样的手段骗我？”

厉胜男冷冷一笑，将金世遗的手摔开，淡淡说道：“好，是我骗你，你尽可不必理我，你去追你的谷姐姐去吧，去吧，去吧！”

原来厉胜男的受伤倒并非虚假，不过却不是孟神通伤了她，而是她自己令自己受伤的。原来她为了阻止金世遗去追赶谷之华，竟然运用从乔北溟武功秘笈所学到的邪派玄功，震伤了自己的三焦经脉！

三焦经脉起于无名指尖端，上出两指中间，沿手背至腕部，出前臂外侧两骨的中间，上穿过肘，沿上臂外侧上肩，交出足少阳经之后，经过缺盆向下，分布于两乳间的“膻中部”，与心脏相联络，若然受到损伤，重则立时心脏爆裂而亡，轻亦难免内癆咳血，

从此精神萎靡，成为废人。

试想如此性命攸关的三焦经脉，若是给敌人震裂，厉胜男焉能还走得七八里路，从前山的比武场所回到玄女观附近的山峰？加以自断经脉的征象与受外力所震裂的亦有不同，故此金世遗一替她诊断脉象，立即便发现了是厉胜男在自己伤害自己！

金世遗既惊骇又气恼，饶是他与厉胜男已相处三年，懂得她的性格，对她这次的行事之邪，仍是不能不大感意外！

但尽管厉胜男是自己震裂经脉，她所受的伤却并非虚假，时机急迫，金世遗若不马上施救，就要眼看厉胜男死去，或者成为废人。处此情形，金世遗哪还敢再对她责备？

幸而这是她的“自我伤残”，不比外力强行震裂，多少有些分寸，伤得还不算很重，金世遗施展玄功，封了她三焦经脉所经过的各处穴道，一面替她止血疗伤，喂她服了三颗碧灵丹，一面又以本身的真力助她复原。如此闹了一个时辰，厉胜男的脸上方始渐有血色，精神也渐渐恢复过来。

金世遗摇了摇头，说道：“胜男，算我怕了你了，你怎可如此任性胡为？有什么话尽可和我好好的说呀！”

厉胜男冷笑说道：“我还没有骂你背信弃义，你却颠倒责备我任性胡为？哼，和你好好的说？你有了什么谷姐姐、李妹妹，还听得进我的话吗？只怕我想和你说话的时候，你早已和你谷姐姐不知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金世遗面上一红，心想：要不是看到厉胜男受伤，他刚才确实要随谷之华而去。厉胜男又是一声冷笑：“怎么样！我是不是说到你的心坎儿了？你现在还可以追寻你的谷姐姐呀！去呀！怎么不去？”

金世遗抬起头来，望着厉胜男说道：“你说什么，我现在也不想和你分辩。只是请问：我怎么会背信弃义了？”心中想道：“虽然在荒岛之时，在你叔祖的威胁之下，我曾与你冒认夫妇。我可

没有答应过你什么，这三年来相处，也是彼此以礼相待，怎谈得上什么背信弃义来呢？”

他心念未已，厉胜男已是冷笑说道：“三年前在金鸡峰顶，你曾答应过我一些什么？”

金世遗道：“我答应和你一同出海找寻乔北溟的武功秘笈，这件事不是已经做到了么？”

厉胜男道：“不错，这件事是已经做到了。还有一件呢？”

金世遗心头一震，讷讷说道：“还有一件是助你报仇，这、这……”

厉胜男冷笑道：“难为你还记得。这件事你做到了么？”

金世遗只好说道：“我以为你今日可以报得了仇的，谁知，谁知，还是给这魔头逃了。”

厉胜男道：“原来你也知道孟神通已经逃走了么？助我报仇之事，你既然没有做到，就想从此不理我么？这不是背信弃义是什么？你说的话算不算话？”

金世遗给她责备得哑口无言，他确是答应过厉胜男，在未曾助她报得冤仇之前决不离开她的。金世遗心里叹了口气，想道：“原来她是拿这件事来约束我，今日本是助她复仇最好的时机，时机一过，又不知要什么时候方能做到了，呀，她真是我命里的魔星。”

要知金世遗答应助厉胜男报仇，讲好了要让她亲自手刃仇人的，并非简单的一手替她包办。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助她练成乔北溟秘笈的绝顶武功，令她的本领确实可以胜过孟神通；二是设法损耗孟神通的功力，然后让厉胜男一击成功。他今日所采用的就是第二个办法，不过由于李沁梅、谷之华都在场，他不想露面，故此想假手金光大师、痛禅上人等人之力，先耗损孟神通的功力，谁知厉胜男还是报不了仇。

这个时机错过，孟神通已不知逃向何方，而且即算找到了他，



报仇亦非容易。金世遗今日看了孟神通所显的本领，深知若由厉胜男单凭自己的本领，即算练成了乔北溟秘笈的绝顶武功，也还是敌孟神通不过。而且，金世遗自问，也没有胜得孟神通的把握，因为各得半部秘笈，大家练到最高境界，亦不过是半斤八两。何况孟神通得的是下半部，下半部比较偏重于克敌制胜的武功，说起来还是孟神通稍占上风，总之，若依照诺言，待厉胜男报得了仇自己才得自由自在，真不知要到何时何日方能摆脱了她！

金世遗方自心乱如麻，眼光一瞥，只见厉胜男泪光莹然，哽咽说道：“世遗，几年来我累你已经不少，我现在还用你的诺言来束缚你，你心里一定怨我恨我，算了吧，你要是心里不愿意，咱们就此分手，此后我是生是死，也不必你再管了。世遗，我答应你，让你把你的诺言一笔勾销，我也不再说你背信弃义了。”这番话她带着哽咽道来，更显得楚楚可怜，与刚才的疾言厉色，完全两样！

说也奇怪，不过片刻之前，金世遗还在因为无法摆脱她而烦恼，如今听得厉胜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抽抽泣泣地说了这一番话，却忽地感到内愧于心，不由得心中想道：“她自断经脉，虽然邪得出乎常理，但这还不是完全为了我么？她用性命来挽留我，我却老是想摆脱她，难怪她要骂我寡情薄义！”

这样一想，尽管金世遗对谷之华情有所钟，但对厉胜男的一片深情，也不能不深深感动！何况他们到底在荒岛上相处了三年，平日朝夕相对，也许还不觉得什么，若要骤然分手，金世遗也觉得不忍于心。

厉胜男的眼泪软化了金世遗的心肠，他不知不觉地轻轻握起她的手来，替她拭了泪珠，毅然说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岂能反悔！你放心，无论如何，我总要助你报了血海深仇！”

厉胜男收了泪珠，嫣然一笑，仰着脸问道：“若果我十年报不了仇？”金世遗道：“我就十年不离开你！”厉胜男道：“若果我一